

宜斋野乘 (宋) 吴枋 撰

枋自四十岁以来，荣念已绝，独于嗜书一事，如饥之于食，渴之于饮，未尝一日忘情也。尝记周益公《二老杂志》载陆务观言：“司马温公闻新事即录于册，且记所言之人。”近时鄱阳董草庭检阅亦然。枋不免效颦，凡耳之所闻，目之所见，口之所诵，心之所得，随手钞记，目曰《野乘》，已积成十余卷。壬午岁夏五月，钱塘金被桥遭毕方之祸，延燎数万家。储书寄留癸辛街杨和王府，尽为劫灰。七月巧夕，于里仁坊旧地作小楼二间，以庇风雨。至八月落成，始能追记一二钞录之。白乐天《与元微之书》云：“除读书属文外，其它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枋之才固万万不及乐天，尝疑此语似为予发，以此嗜书之心牢不可破矣。虽然，不知后之人能为传一二耶？抑用之覆酱瓿也。甲申八月芙蓉城人吴枋书。

●五帝非官天下

《说苑》载鲍白令之对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家则世继。故曰：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今观《帝王世纪》，云黄帝次妃女节生少昊，则少昊乃黄帝子也，是传位与子自黄帝始而非起于夏禹。《家语》、《五帝德》及《书序》注、《史?颛帝纪》并《通历》，皆云颛帝为昌意子，则亦黄帝孙也，是少昊传位于侄。《史记》、《家语》皆云帝啻祖玄囂，父蟠极，又《高辛纪注》、《书序》注与《帝王世纪》载啻为黄帝曾孙，则颛帝传位与从侄。《大戴礼》并《史记》云帝啻下妃生摯，则高辛又传位于子；高辛次妃庆都生尧，则摯又传位与弟。《史记》并《舜典》疏以舜为黄帝八代孙，则尧传位与五世侄孙。《前汉?律历志》载颛帝五世生鲧，则舜传位与六世祖之从兄弟。如是则五帝亦可谓之家天下。今逆五帝之上而观之，《礼记》注云：女娲承伏羲，而《淮南子?览冥训》注：“古天子，姓风。”则亦伏羲之子孙也。《礼记》、《国语》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语》与《史记》云：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裔子。《国语》又云：黄帝，炎帝之弟。则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观，家天下之制其来远矣。

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异姓。曰：不然。五帝之时，世变不同，人各自为一姓，故黄帝姓公孙，而少昊，黄帝子也，改姓己。颛帝亦黄帝孙也，乃姓姬。尧寄于伊长孺家，从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与尧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简狄吞玄鸟卵而生，故姓子。若以异姓而论，谓黄帝与少昊非父子而尧与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

或曰：家以传子，今五帝独黄帝、高辛传位于子，少昊、颛帝皆与侄，而摯则与弟，盖已非传子矣；尧传之曾侄孙，而舜又传之同六世祖之从兄弟，服

纪尤为差远。曰：不然。长子考监明既以罪死而放齐，固尝荐次子朱启明矣。尧未尝不欲传之子，奈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尧则择同宗之侄孙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为君，而犹避朱于南河。舜亦未尝不欲传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继绪，舜则择同宗之从兄弟而传之。禹亦不敢冒然以为君，犹避商均于阳城。尧、舜岂以异族而授之天下哉？

且如商之外丙传弟仲壬，仲壬传侄太甲，小甲传弟雍巳，祖辛传弟沃甲，沃甲传侄祖丁，祖丁传堂弟南庚，南庚传堂弟阳甲，祖庚传弟祖甲，廩辛传弟庚丁，而周懿王传弟孝王，康王传弟定王，则商、周亦有传弟侄者。其后如汉惠帝传弟文帝，昭帝传侄孙宣帝，成帝传侄哀帝，哀帝传从弟平帝，东海殇帝传堂兄安帝。若冲帝传质帝，则同高祖之从兄弟；质帝传桓帝，则又同五世祖之从侄。比之舜、禹，盖无异也。

且以祭法观之，周则祖文而宗武，商则祖契而宗汤，夏则祖颡帝而宗禹。而舜则祖颡帝而宗尧，若舜为异姓之国，奚必宗尧哉？盖曰弟曰侄曰侄孙，既皆吾之族类，而谓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过秦论误

贾谊《过秦论》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灭西周，其后七年庄襄王灭东周，四年庄襄卒，始皇方即位。则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与父，非始皇也。

●先辈

唐世举人呼己第者为先辈，其自目则曰前进士。按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初诣学者为门人，满岁试通一经，补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经者听须后试，故后试称先试而得第者为先辈，由此也。前进士云者亦放此，犹曰早得进士而其辈行在先也。此皆《演繁露》载《通典》语。枋按《容斋续笔》载《贻子录》云：“同年小录是双只先辈各一人分写，宴上长少分双只相向而坐，以东为上，衬以西为首。给、舍、员外、遗、补，多来突宴，东先辈不迁而西先辈避位。”又绍圣间王圣涂《澠水燕谈》云：“苏德详，汉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进士第一人。登第初还乡里，太守置宴以庆之。乐作，伶人致语曰：昔年随侍尝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状元先辈。”又司马温公《劝学歌》云：“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亚等呼先辈。”详味温公之言，则登云路者方呼先辈，如今黄甲并呼状元一般，先辈犹言前名也。又葛常之《丹阳集》云：“小说载，优人有以李义山服蓝缕之衣而出，或问曰：先辈之衣何在？曰：为馆中诸学士持将去矣。人以为笑。”又王直方《诗话》云：“萧贯尝梦至宫廷中赋诗，有一人曰：先辈异日必贵”。又《春渚纪闻》载棋待诏刘仲甫闻祝不疑先辈名品高，着人传今秋来试南省。若以二家所载观之

，则以先辈为称呼，决非前辈之比。又韦庄《浣花集》有《癸丑年下第献新先辈》诗，又《墨客挥犀》言今人于榜下择婿，号曰裔婿，有一新先辈少年为贵家所慕，欲以女妻之。又彭应来有《贺新先辈二十八人及第》诗，结句云：“回头应念差池者，重待阳和振羽毛。”言新先辈则为状元、为前名，明矣。若以为长上先生，则安得加一新字？又曰：《少年摭言》载牛僧孺应举时，韩愈、皇甫湜见之于青龙寺，称牛为乡先辈。又田表圣锡《咸平集》与胡旦书云：“秀才即先辈。”乃即日可为先辈也，其义甚明。今人诗集中因见唐诗有先辈二字，不深考其故，皆误作前辈。近时有称道士为先辈，尤可笑也。

●《千字文》字重复

《千字文》有“女慕清洁”，又有“纨扇圆洁”，重两“洁”字。今宜改“清洁”为“清贞”，庶不重复。

●孟子与孟尝君同时

或问：“孟子与孟尝君同时否？”曰：“同。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见梁惠王，王有利国之间。慎靓王二年壬寅，惠王薨，孟子去魏适齐，而齐宣之立在显王三十七年己丑，其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是年去齐。赧王乃慎靓王之子，显王之孙。方显王四十八年庚子，齐薛公田婴卒，其子文嗣为薛公，号曰孟尝君，能招致诸侠游士，名重天下。则田文之立在梁惠王未薨之前，而孟子适齐之时田文已立二年矣。以《战国策》考之，冯谖西游于梁，说惠王聘孟尝君，齐王闻而谢之，则与孟尝君正同时也。”曰：“孟子既游于齐，而孟尝君之食客数千人，有一亚圣之大才而不克置于宾客之列，何也？曰：太史公谓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则当时之客皆非贤士可知。盖孟尝君非不欲招致孟子，而孟子决不屑就也。一鲁仲连尚不为平原君留，则孟子安肯为君之客哉？其后孟尝君废而宾客一日皆背去，此市井势利之交，毋足怪者。君于此时不能自责其聚士之乖谬，而欲唾客之面，愚矣。”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称先子、先君、先人为父，然不独父也，祖宗皆可。如曾西称曾参曰：“予先子之所畏也。”则称祖为先子。子顺曰：“吾先君之相鲁也”。则称六世祖为先君。孔安国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则称十一世祖为先君，称五世祖子襄为先人也。

●颜子非廿九岁死

《史记》云颜子少孔子三十岁，年二十九，早死。则是鲁哀公二年也。按围陈蔡时，孔子年六十三，而颜子当是时，年三十三矣。《论语》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则颜子尚无恙。《史记》载围陈蔡后，使子贡至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辅相有如

颜回者乎？”由是观之，则颜子之未死，益信而有证。非二十九岁明矣。

●画野分州

黄帝时画野分州，八家为井，井三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一州是百五十三万家。

●名不可称

唐人多有称人名者，诗中惟甚，今人学唐诗者多仿效之，不知其不可。枋记李习之《答梁载言书》云：“孟子曰：‘天下之达尊三：德、爵、年。’恶得有一以慢其二？足下之书韦君词、扬君潜，足下之德与二君未知先后也。足下齿幼而位卑，而皆名之。传曰：‘吾见其与先生并行也’。”观习之之言，则当时亦以称前辈名为非。枋谓古者君称臣名，父兄称弟子名，师称弟子名。《礼疏》云：“名者，职贱之称。”仲尼于弟子外，不敢称人名。曾子称子夏之名，盖因子夏称无罪，怒而责之也。尝考桓公四年“夏，天王使伯纠来聘”注：“礼，君于臣而不名者五：诸父兄不名，《诗》云‘王曰叔父’是也；子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纠是也。”如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十七年“蔡季自陈归”，庄三年“纪季以酈入于齐”，闵元年“季子来归”，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公羊曰：“何以不名，贤也。”闵二年“齐与子来盟”，公羊曰：“何以不名，喜之也。”又《白虎通》曰：“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与先王戮力共治者尊而不名。”《尚书》曰：“咨尔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贵贤者而已。故吕望、郭子仪俱称尚父，管夷吾称仲父，裴寂称裴监。魏晋以来，多有赞拜不名者，以人主之待臣子犹尔，况常人乎？

●小人小生

“小人”二字见于《左传》，若“小生”则《汉书·朱云传》“小生欲相吏耶？”《张禹传》“新学小生”，皆是责人之语。若自称小生，则始于唐韩退之。《与孟东野寄孟几道联句》云：“小生何足道？”又《酬司马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云：“嗟我小生值强伴。”又吕和叔《渭海昏集》序云：“不远数千里，授简小生。”

●状元词误

今人唱“五百人中第一仙”《鹧鸪天》词，第二句便云：“花如罗绮柳如绵。”最无意义，当是错误。分晓其词，以第二句与第十句对换过，义理方通。合云：“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绿袍乍着君恩重，黄榜初开御墨鲜。龙作马，玉为鞭，花如罗绮柳如绵。时人莫讶登科早，自是嫦娥爱少年。”

附录：

宜斋野乘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大一阁藏本）

宋吴枋撰枋字木方江阴人是书以野乘为名而多涉考证其中如谓孟尝君与孟子同时谓颜子之卒不止二十九谓吞东西周者非始皇皆有依据至论五帝非官天下而举少昊之传位于侄颛顼传位于从侄摯传位于弟尧尧传位于五世侄孙舜传位于六世祖之从兄弟为家天下之证其说过奇不中经训矣前有自序称其书本十卷毁于火后忆录其一二此本祇十一条与说郛所载相同似又经删节非完书也（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

宜斋野乘 吴枋

（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说郛卷十一下）

五帝非官天下

说苑载鲍白令之对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家则世继故曰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今观帝王世纪云黄帝次妃女节生少昊则少昊乃黄帝子也是传位与子自黄帝始而非起于夏禹家语五帝德及书序注史颛帝纪并通历皆云颛帝为昌意子则亦黄帝孙也是少昊传位于侄史记家语皆云帝尝祖元嚣父螭极又高辛纪注书序注与帝王世纪载尝为黄帝曾孙则颛帝传位与从侄大戴礼并史记云帝尝下妃生摯则高辛又传位于子高辛次妃庆都生尧则摯又传位与弟史记并舜典疏以舜为黄帝八代孙则尧传位与五世侄孙前汉律历志载颛帝五世生鯀则舜传位与六世祖之从兄弟如是则五帝亦可谓之家天下今遡五帝之上而观之礼记注云女娲承伏羲而淮南子览冥训注古天子姓风则亦伏羲之子孙也礼记国语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语与史记云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裔子国语又云黄帝炎帝之弟则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观家天下之制其来远矣 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异姓曰不然五帝之时世变不同人各自为一姓故黄帝姓公孙而少昊黄帝子也改姓已颛帝亦黄帝孙也乃姓姬尧寄于伊长孺家从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与尧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简狄吞玄鸟卵而生故姓子若以异姓而论谓皇帝与少昊非父子而尧与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 或曰家以传子今五帝独黄帝高辛传位于子少昊颛帝皆与侄而摯则与弟盖已非传子矣尧传之曾侄孙而舜又传之同六世祖之从兄弟服纪尤为差远曰不然长子考监明既以罪死而放齐固尝荐次子朱启明矣尧未尝不欲传之子奈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尧则择同宗之侄孙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为君而犹避朱于南河舜亦未尝不欲传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继绪舜则择同宗之从兄弟而传之禹亦不敢冒然以为君犹避商均于阳城尧舜岂以异族而授之天下哉 且如商之外丙传弟仲壬仲壬传侄太甲太甲传弟雍已祖辛传弟沃甲沃甲传侄祖丁祖丁传堂弟南庚南庚传堂弟阳甲祖庚传弟祖甲廩辛传弟庚丁而周懿王传弟孝王匡王传弟定王则商周亦有传弟侄者其后如汉惠帝传弟文帝昭帝传侄孙宣帝成帝传侄哀帝哀帝传从弟平帝东海殇帝

传堂兄安帝若冲帝传质帝则同高祖之从兄弟质帝传桓帝则又同五世祖之从侄比之舜禹盖无异也 且以祭法观之周则祖文而宗武商则祖契而宗汤夏则祖颡帝而宗禹而舜则祖颡帝而宗尧若舜为异姓之国奚必宗尧哉盖曰弟曰侄曰侄孙既皆吾之族属而谓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过秦论误

贾谊过秦论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灭西周其后七年庄襄王灭东周四年庄襄卒始皇方即位则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与父非始皇也

先辈

唐世举人呼已第者为先辈其自目则曰前进士按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初诣学者为门人满岁试通一经补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经者听须后试故后试称先试而得第者为先辈由此也前进士云者亦放此犹曰早得进士而其辈行在先也此皆演繁露载通典语枋即容斋续笔载贻子录云同年小录是双只先辈各一人分写宴上长少分双只相向而坐以东为上馔以西为首给舍员外遗补多来突宴东先辈不迁而西先辈避位又绍圣间王圣涂澠水燕谈云苏德详汉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进士第一人登第初还乡里太守置宴以庆之乐作伶人致语曰昔年随侍尝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状元先辈又司马温公劝学歌云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亚等呼先辈详味温公之言则登云路者方呼先辈如今黄甲并呼状元一般先辈犹言前名也又葛常之丹阳集云小说载优人有以李义山服蓝缕之衣而出或问曰先辈之衣何在曰为馆中诸学士持将去矣人以为笑又王直方诗话云萧贯尝梦至宫庭中赋诗有一人曰先辈异日必贵又春渚纪闻载棋待诏刘仲甫闻祝不疑先辈名品高着人传今秋来试南省若以二家所载观之则以先辈为称呼决非前辈之比又韦庄浣花集有癸丑年下第献新先辈诗又墨客挥犀言今人于榜下择婿号曰裔婿有一新先辈少年为贵家所慕欲以女妻之又彭应来有贺新先辈二十八人及第诗结句云回头应念差池者重待阳和振羽毛言新先辈则谓状元为前名明矣若以为长上先生则安得加一新字又曰少年摭言载牛僧孺应举时韩愈皇甫湜见之于青龙寺称牛为即先辈又田表圣锡咸平集与胡旦书云秀才即先辈乃即日可为先辈也其义甚明今人诗集中因见唐诗有先辈二字不深考其故皆误作前辈近时有称道士为先辈尤可笑也

千字文字重复

千字文有女慕清洁又有纨扇圆洁重两洁字今宜改清洁为清贞庶不重复

孟子与孟尝君同时

或问孟子与孟尝君同时否曰同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见梁惠王王有利国之间慎靓王二年壬寅惠王薨孟子去魏适齐而齐宣之立在显王三十七年乙丑其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是年去齐赧王乃慎靓王之子显王之孙方显王四十八年庚子齐薛公田婴卒其子文嗣为薛公号曰孟尝君能招致诸侯游士名重天下则田文之立在梁

惠王未薨之前而孟子适齐之时田文已立二年矣以战国策考之冯谖西游于梁说惠王聘孟尝君齐王闻而谢之则与孟尝君正同时也曰孟子既游于齐而孟尝君之食客数千人有一亚圣之大才而不克置于宾客之列何也曰太史公谓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则当时之客皆非贤士可知盖孟尝君非不欲招致孟子而孟子决不屑就也一鲁仲连尚不为平原君留则孟子安肯为君之客哉其后孟尝君废而宾客一日皆背去此市井势利之交毋足怪者君于此时不能自责其取士之乖谬而欲唾客之面愚矣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称先子先君先人为父然不独父也祖宗皆可如曾西称曾参曰予先子之所畏也则称祖为先子子顺曰吾先君之相鲁也则称六世祖为先君孔安国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则称十一世祖为先君称五世祖子襄为先人也

颜子非二十九岁死

史记云颜子少孔子三十岁年二十九蚤死则是鲁哀公二年也按围陈蔡时孔子年六十三而颜子当是时年三十三矣论语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则颜子尚无恙史记载围陈蔡后使子贡至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由是观之则颜子之未死益信而有证非二十九岁明矣

画野分州

黄帝时画野分州八家为井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一州是百五十三万家

名不可称

唐人多有称人名者诗中为甚今人学唐诗者多仿效之不知其不可仿记李习之答梁载言书云孟子曰天下之达尊三德爵年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足下之书韦君词杨君潜足下之德与二君未知先后也足下齿幼而位卑而皆名之传曰吾见其与先生并行也观习之之言则当时亦以称前辈名为非仿谓古者君称臣名父兄称子弟名师称子弟名礼疏云名者职贱之称仲尼于弟子外不敢称人名曾子称子夏之名盖因子夏称无罪怒而责之也尝考桓公四年夏天王使伯纠来聘注礼君于臣而不名者五诸父兄不名诗云王曰叔父是也子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纠是也如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十七年蔡季自陈归庄三年纪季以鄆入于齐闵元年季子来归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公羊曰何以不名贤也闵二年齐高子来盟公羊曰何以不名喜之也又白虎通曰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与先王戮力共治者尊而不名尚书曰咨尔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贵贤者而已故吕望郭子仪俱称尚父管夷吾称仲父裴寂称裴监魏晋以来多有赞拜不名者以人主之待臣子犹尔况常人乎小人小生

小人二字见于左传若小生则汉书朱云传小生欲相吏耶张禹传新学小生皆是责人

之语若自称小生则始于唐韩退之与孟东野寄孟几道联句云小生何足道又酬司马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云嗟我小生值强伴又吕和叔渭海昏集序云不遠数千里授简小生

状元词误

今人唱五百名中第一仙鷓鴣天词第二句便云花如罗绮柳如绵最无意义当是错误分晓其词以第二句与第十句对换过义理方通合云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绿袍乍着君恩重黄榜初开御墨鲜龙作马玉为鞭花如罗绮柳如绵时人莫讶登科早自是嫦娥爱少年